

檔名：02-038-0020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

今天我們從普賢十願第六看起，「六，請轉法輪，謂十方剎土諸佛，成等正覺，我以身口意業，殷勤勸請轉妙法輪，普雨法雨，自他霑洽，故云請轉法輪」。這一願非常重要，佛法是師道，中國人常說的尊師重道，我們對老師要請法，向老師請教。如果沒有人請，老師就不說，也就不教了，所以這請法的功德非常大。特別是菩薩示現成佛，像釋迦牟尼佛當年在菩提樹下給我們做出示現，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這就是成佛。如果沒有人請他講經說法，沒有人請他長住世間，他怎麼樣？他就走了，當時就圓寂。我們這些凡夫，肉眼凡夫看到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打坐，他坐在什麼地方？他坐在茅草，用茅草鋪在地上，佛坐在這個草墊上面。沒人請他，被四禪天裡面淨居天人看到，淨居天人看到這是菩薩示現成佛，看到沒有人請，他們很著急，他們就從四禪天上下來，變化作普通人。佛當然知道，變化作普通人，這幾個人來請佛說法、請佛住世，釋迦牟尼佛答應。這些淨居天人所做的這些事，讓釋迦牟尼佛在這個時代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遺教流傳到今天，還要流傳下去。

流傳多久？佛在經上講流傳一萬二千年。佛這法運分為三個時期，正法時期，釋迦牟尼佛滅度一千年這是正法，就是法還很純正，依照經教修行都能證果，這個證果就是講小乘從初果到阿羅漢，都還有人。第二個階段是像法時期，像法時期人的根性就跟從前不能比，沒有從前那些人那麼樣的老實、那麼清淨，也就是他煩惱多、妄念多了，這個時候依照戒律修學不能證果，那修什麼？修禪定，所以像法禪定成就。佛法傳到中國來正好是正法過去，像法開始

，所以這像法一千年我們在中國看到，中國的禪風非常興盛，正好是像法時期。公元六十七年這是漢明帝派的特使到西域，就是現在的新疆，見到摩騰、竺法蘭，這兩位法師從印度過來的，把他們請到中國來。這到中國之後，中國三寶具足，他們帶來佛像、帶來佛經，這兩個出家人，所以佛法僧三寶具足。當時漢明帝非常歡喜。在中國就傳了將近這兩千年，世世代代修行、證果、開悟、成佛，真有成佛的，你說這是多大的功德！我們想一想，我們得感激淨居天人，如果他不來啟請，那釋迦牟尼佛一示現，真像曇花一現就走了，沒人知道。

菩薩就不一樣了，菩薩就不拘這些形式；佛一定要，為什麼？他代表師道。菩薩跟我們是同學的關係，但是他不能現佛身；要現佛身，那一定我們要有啟請的規矩，要認真去啟請。菩薩是以一般人的身分，像觀音菩薩三十二應所講的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。虛雲老和尚當年在世有一次去朝五台山，大概他是從南方發心朝五台山，三步一拜。諸位想想，要經過好幾個省，那要拜二、三年才拜到，三步一拜。這個路上免不了生病，生病在荒野裡面找不到人家，病倒了，正在困難的時候遇到一個乞丐，要飯的乞丐見到救了他，幫他忙，幫他調理身體照顧他，幾天之後老和尚病好了繼續去朝山。走了幾個月之後，第二次又生病，又碰到這個乞丐，那麼巧又碰到這乞丐。非常感恩他，就問他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他說他叫文吉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，叫文吉。「你家住在哪裡？」他說「我家就住在五台山，你到五台山問人，他們都知道我。」老和尚記住，到了五台山之後到處去打聽，沒人知道，到寺廟裡面去向出家人請教，出家人說那是文殊菩薩，才恍然大悟。菩薩可以示現化身，不需要你請的，他自己就來，你有困難他就來。所以只有佛代表師道，佛是老師；菩薩、阿羅漢都是同學，同學就不必那麼客

氣，可以隨便一點。所以菩薩他應以什麼身幫助你，他就示現什麼身。你看在曠野示現乞丐的身分，他方便照顧，老和尚也不會懷疑，也都接受。如果知道他是文殊菩薩，還得了嗎？那還敢讓菩薩來服侍他嗎？就不敢！

在現前，現前佛、菩薩來不來？從理上來講肯定來，但是他不是以佛的身分，也不以菩薩的身分，就像文殊菩薩化身，化文吉一樣。在哪裡？我想我們這個社會，男女老少各行各業裡頭都有，只是我們肉眼凡夫不認識。如果你細心去觀察，偶爾你也會發現，這個人什麼？肯定非常慈悲、很有智慧，善巧方便在大眾當中幫助人排解艱難糾紛，他來做這些事情。他不會暴露身分，暴露身分他馬上就要走，他要是不走的話，那就是欺騙人，決定不會暴露身分。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我們遇到了修持很好，對經教很通達、很熟悉，我們一定要學著請他講經教學，佛法才能興旺。請轉法輪就是請講經，在我們這個地區辦班教學，時間長短那是因緣不同，最短的辦一天，長的可以講幾個月，也可以講幾年。佛菩薩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哪裡有緣哪個地方就現身，所以我們要會請。如果他經過我們這個地方，我們不懂得請法那很可惜，他很快就離開。或者是在我們的鄰近，他在那裡講經說法，我們知道了，應當到那個地方去聽經。《菩薩戒經》裡面有這麼一條，受過菩薩戒的人，我們一般人不知道請講經、請法，受菩薩戒的人他一定要來請講經，那是他的本分、他的責任，他懂。戒條裡面有這麼一條，法師在那個地方講經，那個道場距離你居住的地方四十里這樣的距離，菩薩戒的人一定要去聽經。四十里，四十里走路走一天，要聽一次經，你想想看，四十里差不多要走五個小時，通常我們走路，大概一個小時走八里路，也就是四公里，二十公里的這個距離，菩薩不好當。

為什麼他要去？他做影響眾。因為菩薩都有修行的，都懂得經教的，他們這些人都來聽經，初學的人看到就有信心，「這法師大概不錯」。對法師起恭敬心，對他所說的法，他會用心來學習。所以他來帶頭做影響眾，這是佛門規矩。現在交通方便，這四十里太近，我們不能用四十里這個里數來算，應該要怎麼算法？現在坐車車程四小時，應該這樣算法才對，你開車開四個小時到這裡來聽經。新加坡到我們這裡來差不多四個小時，這樣的距離他不來聽經他就破戒。佛法興旺就是這麼興起來的，菩薩們帶動的。講經的居士或者是法師，在那個地方講經完了，我們要殷勤啟請，啟請到我們這個地方來講經。這在過去沒有問題，釋迦牟尼佛在世就是這樣表演的，佛沒有一定的住所，哪裡請哪裡去。所以世尊當年在世，他的足跡，幾乎整個印度東南西北他都到過，為什麼？都有人請。講經的利益太大！尤其要知道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。佛陀當年在世一生講經教學，被人請去，就是辦班辦了一次，確實我們在經典上看到。緣殊勝講一部大經，講幾個月，講一、二年。緣是說什麼？緣是說聽眾，聽眾聽得歡喜，依教修行真正得成就，那他就在這個地方要多住一段時間，一定要幫助大家成就。

我們在經典裡面去看，這一部經講到一半就有人開悟，快講完的時候發現有人證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不定，有人證果。這個教學沒有白教，聽眾裡頭真有人成就，這多麼的稀有難得。這個功德是誰的？功德是啟請的人，啟請的人是功德主。這個世間做什麼樣的好事，都沒有請講經功德大。現在佛菩薩沒有了，就是大德、法師們講經，這個功德是第一殊勝，沒有比這個更殊勝的，我們要知道。你們要做好事、做功德怎麼做法？這就明白了，不是搞法會，不是去拜個什麼懺，不是這個，講經教學真實利益。緣特別殊勝，

像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，祇樹給孤獨園、竹林精舍，佛在那裡住了好幾年，那是緣特別殊勝。佛也非常活潑不固執，這些國王大臣、長者居士他們有園林，有花園、有別墅，請佛去住，佛也去住，住在那裡教學。祇樹給孤獨園住得很久，住了好幾年，在那裡講了不少經，這緣特別殊勝。所以看佛很隨和，戒律是很嚴格，但是他非常活潑，一點都不叫人生煩惱，不叫人感覺到不自在，這個都是我們稱為善巧方便。真正通宗通教的法師一般都能觀機，也就是他能知道聽眾的根性、知道聽眾的程度、知道聽眾現前的需要。所以他的教學就契機，真正幫助我們解決現前的問題，也能幫助我們解決這一生的問題。現前的問題跟終生的問題，總而言之，是一句話，幫助我們離苦得樂。現前是我們在世間這一生的事情，終生是我們生生世世，那就是要幫助我們脫離六道輪迴，輪迴實在講太辛苦了。知道這個道理，那才叫得真正的利益；只幫助我們現前解決問題，這是小利益，這個小利益不是真實的。真實的利益是幫助我們開悟，破迷開悟，那是真實的利益。

當然與我們自己的根性有關係，開悟絕不是一生修的，證果那更不必說，總是過去生中，生生世世在佛門裡面種下善根，善根深厚，一接觸生歡喜心，一聽他就懂，懂了之後他還真幹。佛菩薩遇到這樣的眾生，這緣，遇到這種殊勝的緣分，肯定他要住一段時期，一定要幫助他成就，菩薩才能離開。否則的話，沒有成就離開，怎麼對得起他？他能成就，沒有幫他成就這對不起人。世間一個好老師，這世間老師亦如是，遇到這麼一個學生，真正能接受，真正能成就，這個學生家境清寒，不但沒有錢繳學費，可能他生活都有問題，老師要遇到這樣的學生，收不收學費？不收學費。不但不收學費，家裡困難的時候，老師這時候拿錢幫助他，為什麼？他能成就。把他教成就，他將來在社會上做出貢獻利益多少人！利益社會

、利益國家、利益人群。這樣的事情老師歡喜做。真正佛弟子修學有了成就，一定要發心教學，為什麼？教學相長。你要想成就自己，自己不教學可以成就根本智，持戒得定成就根本智。因為你沒有接觸社會，沒有接觸大眾，你對於社會上許多事情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沒有經過鍛鍊。順境裡面你會不會起貪心？起貪心是什麼？生煩惱，他不生智慧。逆境裡面你有沒有怨恨？有沒有嫉妒障礙？這些都是煩惱，你不在事相上經歷你不知道。所以講經教學你接觸的人就多，順境逆境、善緣惡緣統統見到了。

《華嚴經》末後善財五十三參，五十三參是什麼意思？佛把各行各業分為五十三類，男女老少各行各業讓善財童子統統去接觸。就是考試，歷事鍊心，你去試試看在境界裡頭還動不動心？生不生煩惱？真的不動心、不生煩惱，生智慧你就及格了，歷事鍊心！不經過這個鍛鍊不算數。過去方東美先生把《華嚴經》介紹給我，他說這才叫真智慧，通過考試的，沒有通過考試的智慧不是真智慧。所以他一定是非常歡喜教學，為什麼？鍛鍊自己。可是教學也有條件，什麼條件？持戒、修定到一定的程度。這個程度在過去非常嚴格，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很嚴格，佛法傳到中國來早年也很嚴格，到以後慢慢就放鬆。那個嚴格條件之下，我們都不及格。它的標準是什麼？是明心見性，就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見性之後這才有資格參學。參學就是你可以接受別人邀請你講經，哪個地方請你講，哪個地方都可以去，你的持戒清淨，你得定不會動搖。如果沒有這個條件，你被別人請去，大家當然對你非常尊敬、供養，這一接觸、一供養，自己煩惱習氣就現前，對這個五欲六塵境界會起貪戀，那你立刻道心就退轉。可以講得天花亂墜，也可以引一些大眾的歡喜心，可是將來還要繼續搞六道輪迴，這就錯了。因為你持戒、修定、學經教，這會得福報，這是修行的功夫，你有修功當然會得

福報。可福報一現前的時候，你煩惱起來你墮落了，在這種狀況之下，高明的老師不會讓你去這麼做法。

我這一代還沾一點邊，我現在教學就不行，學生能聽我的嗎？縱然聽，現在現實環境也不許可。我們當年學經教，在台中跟李老師，老師給我們同學約定，沒有超過四十歲，不可以接受別人請到外面去講經，不可以。一定要四十以上，你比較成熟一點，接觸外面境界可以不被誘惑。可是現在不行，現在別說是四十歲，我看六十歲都不行，都保不住。現在應該是定的標準是八十歲，八十歲大概不會再動搖，你說多難！古人的標準是明心見性，那個年齡就不一定，你看惠能大師明心見性二十四歲，他二十四歲真的就可以弘宗研教，但是受了嫉妒障礙。五祖忍和尚這是一代的宗師，把衣鉢傳給一個不認識字的人，樵夫，所以他的學生都不服，沒有一個人服氣，總想把這衣鉢奪回來。所以五祖傳法，是半夜三更沒人知道、沒人看見，衣鉢給他之後就叫他趕快走，去躲避。能大師問「我到哪裡去？」五祖說「你從哪裡來就回到哪裡去，趕快躲避。」在獵人隊裡躲了十五年，你就想到嫉妒障礙多嚴重，唐朝那個時候，佛法鼎盛的時候尚且如是。那我們今天遭遇嫉妒障礙，還有什麼話講？理所當然！惠能大師能忍十五年，我們今天至少得忍二十五年，甚至於五十年，他忍十五年，我們得忍五十年，真的，真如此。

我從學經教到今天五十九年，我學了第七年出來講經，第七年三十三歲出家。那個時候講經是在家裡講經，老師規定沒超過四十歲不准出去，在台中蓮社講經，在慈光圖書館，我們有這麼兩個地方，這是老師主辦的，不可以出去，到四十歲以後才可以出去。每到一個地方，人家就邀請，我們都要向老師報備，讓老師知道，老師點頭同意才能去，老師搖頭就不能去，還守這個規矩。這是好事不是壞事，老師對學生的愛護，唯恐你禁不起誘惑你退轉，那就真

的是可惜。所以我們想想古人，想想佛陀當年在世給我們示範的，我們要細心體會如何防範墮落。要練習在逆境裡面不起瞋恚，在順境裡面不起貪戀，你才能把持得住，具足這個條件才能接受別人啟請。講經教學才能夠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才真正能夠把自己的煩惱習氣磨掉，不在境界裡面真的是磨不掉。古人講的那個不算數，那是真話不是假話，一定要經歷境界。名聞利養在現前不動心，財色名食睡在現前也不動心，自己確實一生掌握了一個方向，希望達到自己的目標。

今天學佛，如果方向跟目標是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那是很不容易成就。末法時期，佛講得很好，「淨土成就」，這是佛在《大集經》裡面說的。他說正法時期戒律成就，把戒律做到就能證果；像法時期持戒不行，不是戒律不起作用，是人持戒持不好。他煩惱習氣多，他受不了，所以說禪定成就，像法時期一定要修定，戒幫助你得定，從禪定裡面開智慧。末法時期一代不如一代，社會愈來愈複雜，學禪得不到定了，不但不能開悟，得定都得不到。民國初年那個時候修禪，開悟的真的是沒有，得定還有，已經很少，不普遍，像我們熟知的虛雲老和尚，他們那一代還有幾個人得定。他入定確實有的時候十天、半個月，真的入定。我們在《年譜》裡面看到一個例子，是過農曆年的時候，老和尚煮芋頭，廚房裡面燒了一些芋頭，做年夜飯吃，放好之後他在旁邊打坐就入定，定中沒有時間。這個寺廟裡頭有一些法師，「怎麼虛雲老和尚半個多月都沒有來了？過年怎麼過的？半個多月都沒有到寺廟裡面來。」就到他茅蓬去看看，看到他在那裡打坐，就用引磬在他耳邊敲幾下叫他出定，敲幾下他就出定。出定他就跟他們幾個人，「我剛剛燒的芋頭，來，我們一起來吃。」結果揭開鍋蓋芋頭已經長毛，他說：怎麼回事情？別人告訴他：你入定半個月了。你看他的感覺只有幾分鐘，「



這個芋頭我出定的時候正好應該燒好」，他不曉得已經半個月。這就是得定的有，開悟的就沒見到過。

二次大戰之後，可以說連得定的人都沒有了，這是真的，像虛老和尚功夫的人就沒有了。可以說二次大戰之後，只有念佛修淨土有成就，我們看到出家、在家很多念佛往生的，還有預知時至的，很好瑞相的，都足以給我們做證明。所以我們要相信佛的話、相信祖師的話，我們修學淨土這個法門。在末法時期實在講，古大德告訴我們，末法時期裡面最重要的是《無量壽經》。梅光羲居士這是我們李老師的老師，我們可以稱祖師，梅大士，他告訴我們，《無量壽經》將來最後滅的就是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。我們相信。夏老居士那也不是凡人，示現在我們的世間，他的任務就是這樁事情，把《無量壽經》重新整理，寫成一個定本，給末法九千年同學依照這個本子修行、往生、證果。無量無邊的功德！我們要護持正法，要依照這個經本修行，弘揚這個經本。那也有困難，也相當不容易，也許有同修過去曾經有一段時期，多少人提出反對會集本，我們得要忍耐，這一關我們總算度過。現在在中國國家宗教局承認了，大家才不說話。《無量壽經》在現前總共有九種不同版本，我們展開來看，你會歡喜這個本子。

除依靠的經本之外，經本裡面教導我們，持戒、修定，這個修定不是禪定，這個修定是定於一門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不要再夾雜，我就修這一樣就行。四弘誓願裡面說得好，那是世尊為菩薩說的，為別人說的，不是為我說的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是為別人說的，不是為我說的；我沒有那樣好的根性，我就一門深入、長時薰修。所以四弘誓願，我們真的只發兩個願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我們只發這兩願；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跟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這兩願到極樂世界再說。到極樂世界可以完成

後兩願，現在我們幹的是前面兩願，要斷煩惱，斷煩惱就要學經教。根性不同，上根人容易，上上根人像惠能大師，那太容易，他一下就斷掉。下下根人也可行，也容易，下下根人是老實人，你教他一句阿彌陀佛行了，其他的他都不要，他一生就念阿彌陀佛，走的時候肯定是站著走的，他成功。最麻煩的人是不上不下，像我們這一類不上不下，這一類的人煩惱習氣特別重。所以世尊當年在世說法講經四十九年，為誰？為我們這一班人最難度。這是妄想分別執著特別多，所以為我們，我們要感恩。

我們在這個時期，祖師大德裡頭也有一個標準，最適合於我們的，印光大師，他是近代人，往生是在抗戰期間，距離我們近。他所講的都是說我們現代社會，所以他的《文鈔》就非常重要。我們要常常讀誦，常常提醒自己，《文鈔》是文言文寫的，很淺顯的文言文，現在人不學文言文，他就感到困難，所以《文鈔》需要講解。講《文鈔》那就是講開示，我們常講請法師開示，這個開示，法師哪有能力開示？最好法師講開示統統講《文鈔》，講印光大師的開示，好。像上課講國文一樣，它裡面長短不一，短的一、二百個字，長的有五、六百個字，長短不一。講開示應當要用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那就對了。最重要的是扎根，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是必修課，無論修哪一個宗、哪一個派、修哪一個法門，都要紮這三個根。這三個根紮下去之後，念佛那真就保證「萬修萬人去」，善導大師的話，沒有一個人不成就。凡是念佛不能往生的，當然他業障習氣重，那是一樁事情。這一世的緣不好，緣，緣就是三個根，我們遇到這三個根，認真努力學習，多少時間？一年。一年的時間把這三樣東西學好，把《弟子規》學好、《感應篇》學好、《十善業》學好。實際上怎麼個學法？《弟子規》要用半年的時間，根之根，這一樣東西學好了，《感應篇》只要三個月，《

十善業道》也三個月就行了，因為它是通的，互相通的，《弟子規》學好了，後面就一點都不困難。《弟子規》，諸位學蔡禮旭老師的細講就好，他那講得很詳細，要認真努力來學習。

這段文裡面，我們也略略的介紹一下，「謂十方剎土諸佛」，此地講的諸佛，是《華嚴經》上講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那是真佛。為什麼？宗門裡面常說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，這是見性的人。在《華嚴經》上稱他是菩薩，法身菩薩，他們已經證得法身。說菩薩行，說佛也行，因為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是時時刻刻在十法界裡面教化眾生，應以什麼身得度他就現什麼身，法身菩薩。我們讀了賢首國師的《妄盡還源觀》，完全明瞭！十法界裡面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跟佛，他們會不會到六道裡面來教化眾生？他也來，他不是不來，跟他有緣的話他也來，他不像法身菩薩。法身菩薩感應道交不可思議，法身菩薩在哪裡？遍法界虛空界無處不在，無時不在，念茲在茲，那個感應道交不可思議。可是十法界裡面的這些佛、菩薩、羅漢，就沒有那麼大的能力，他真的他要入定，他要入定才能突破空間維次，才能夠或是以應身、或是以化身來幫助你，幫助也都是幫助有緣的眾生。所以我們沒有成佛之前要記住，跟一切眾生結法緣，我們緣結得多，將來你稍有成就，你就跟這些有緣人起感應道交的作用。這種感應道交，就是清涼大師講的歷事鍊心，需要這些人幫助你、成就你，你的定慧才能到圓滿；沒有這些境界幫助你，你定慧圓滿的時間要拖很長。所以廣結善緣的道理在此。

這些法身菩薩他們示現在六道、示現在十法界，初住菩薩就有這個能力，應以佛身得度他就現佛身，像釋迦牟尼佛一樣，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八相成道他就有能力，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懂。初住菩薩他沒有起心動念，起心動念就叫根本無明，沒有起心動念，根本無明就沒有、就破了，這叫成佛，形相上有四十一個階級。

再上面呢？再上面是究竟圓滿的佛果。他們統統都不會起心動念，你說他有差別、還是平等？當然是平等的。究竟佛他也不起心動念，初住菩薩他已經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那怎麼不平等！所以他是真佛。他為什麼會有差別？他那個無明的習氣沒斷，無明真斷了習氣還在。習氣礙不礙事？一點都不礙事。決定不礙事，他在十法界隨類現身，與一切眾生感應道交一點不妨礙，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就不會懷疑。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起心動念跟佛菩薩感應道交，那不可思議，我們起個念頭念佛菩薩，我們有願求他，他知不知道？完全知道，沒有不知道的。那他有沒有來幫助我們？有，有時候我們自己沒有感覺，我們是顯求，他是冥應。他為什麼要以這種應？這個方式，一定最適合於我們現在這根性、現在這個環境，對我們決定是有利益的。如果我們一拜觀音菩薩，觀音菩薩馬上就現在面前，好不好？很好，時間久了著魔，你著相，你受不了。你到什麼時候他會現這種身？不著相，《金剛經》上講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，他偶爾現個相給你看看，你不著相，對你不產生障礙。如果一現相歡喜，我會對很多人說：我見到菩薩，菩薩來給我現前了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你受不了，所以不現相而加持你。所以現不現相不是他的事情，是我們的事情，我們真不執著的時候就見相；稍稍有一點執著，他都不會現這個相，他不會害我們。所以我們懂得感應道交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

我們應當以身口意，意是心裡頭想著，口是我們言語的啟請，身是禮拜，身語意三業殷勤勸請，請佛菩薩來教化眾生。怎麼請？給諸位說，請佛菩薩加持自己發心教化眾生，真加持你。不是請佛菩薩加持別人，我們代別人請加持，那個人不接受，佛菩薩加不上。我們自己有心這樣的啟請，佛菩薩真的加持我，那是什麼？利用我這個身體來講經說法，我們這身體暫時借給他用用。不要以為自

己真有智慧，是佛菩薩加持的。所以這個理事都要搞得很清楚、搞明白，我們在講台上會得佛菩薩加持。不在講台上，我們面對這些同修，同參道友在一起的時候，也得佛菩薩加持。關鍵自己要懂得啟請，誠誠懇懇的啟請，不是為我利益，不是利益自己，是利益別人，我沒有能力利益別人，要求佛的威神加持，真管用！可是如果我啟請的時候，我還有名聞利養，沒有了，這個你怎麼求也不會有感應。這就章嘉大師以前告訴我的，為什麼沒感應？你有業障，業障是什麼？自私自利、貪瞋痴慢有這個東西，這個把你障住沒有感應。所以煩惱要斷，習氣很難斷，很難斷也要斷，不是很難斷就不斷了，很難斷還是要斷。要好好的把《弟子規》學習落實，那就斷了，至少在形式上斷了。習氣你再學《感應篇》、學《十善業》，你習氣慢慢就薄了。這是殷勤勸請，自他兩利。

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，「請佛住世」，這很重要。諸位想一想，有幾個人能聽一部經，學一些佛法他就能成就？不可能。不能，怎麼辦？不能就要長住這個地方，經年累月的勸導，大家有長時間的薰修他覺悟，他成就了，那就是要請佛住世。這裡頭文講「請佛住世，謂諸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諸善知識，將欲入滅，我悉勸請，久住於世，利樂眾生，故云請佛住世」。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，現在少了，要遇到善知識，我們要知道啟請。我在台中學教學了十年，離開的時候跟一些同學們在一起討論，我們的老師是善知識，用什麼方法請他住世？那個時候他已經八十多歲，我們幾個人商量的結果，決定請他講《華嚴經》，這是一部大經，《華嚴經》不講完，總不好意思走！我們八個人聯名，我也有一個，聯名啟請。那個時候我正好我有兩套《華嚴經疏鈔》，線裝本的四十冊，線裝這麼一大堆，我送給老師請老師講《華嚴經》。老師很歡喜答應，「好，我《華嚴經》講完，再講一部《彌陀經》，我就往生。」結

果沒想到老師九十七歲走的，《華嚴經》講了一半，沒講完他就走了。他發過這個願，《華嚴經》講圓滿，再講一部《彌陀經》才走，怎麼講一半就走？這裡頭有個不善的緣遇到，我們可以說眾生沒福。

他是飲食中毒，也是蓮友煮了一碗麵，老師是山東人，喜歡吃麵食，尤其是喜歡當面，他送麵來，當他面吃，讓他生歡喜心，這老師的慈悲。這一碗麵吃完之後，他就覺得不舒服。老師是一個很好的中醫，非常高明，他回去用解藥就化解了，這第一次化解，這沒事了。過了半年之後又碰到一次，碰到一次他也是這樣的，可是吃完之後，他回到家裡去用解藥，那個毒已經散開，已經沒有法子，這一次吃虧，大概病了三個月。我到台中去看他，他老人家一再叮嚀囑咐，「飲食要小心，不要上館子吃東西。」他知道館子裡面東西都不乾淨，一再囑咐不要進館子。那個麵條是什麼？是乾的麵條，大概總是過了時候，那個麵條是有期限的，煮的人不小心，沒有仔細看清楚。那種麵條防腐劑很多，它要不是很多防腐劑，它不能夠放得很久。所以吃起來的時候味道已經變了，他很慈悲。可是平常他吃東西很小心，我常跟他在一起，哪個地方有什麼宴會，他都帶著我去，我都坐到他身邊。有時候看到菜，那個豆腐聞聞味道不對，他就碰碰我，這個不要吃它。沒有想到老師怎麼這一次就上當，所以這是這麼一個原因。要不然我們估計他，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二、三十歲，把《華嚴經》講圓滿。所以這個原因經沒能講圓滿。在那個時候，我是長年在國外，很少回台灣，一年大概回台灣頂多住三個月，會回來個兩次，一次住個一個半月的樣子。國外的緣很殊勝，要到處走，哪裡有緣哪裡去，所以這個住世就非常重要。

同時我們看古來的祖師大德，他們修行在一個地方，不成就不離開，一定是成就之後才下山。我到日本去過六次，比叡山去過一

次，這個山，佛教稱它作日本佛教的母親。這個山日本有十三個宗派，十三個宗派開山的祖師都在這個山上修行的，所以變成是日本的佛教聖地。我去的時候方丈接待我，我向他請教，我說「過去這些祖師大德，在山上修行，最少他在山上住多少年？」他告訴我，「十六年，一般住得長都超過二十年，還有少數一、二個超過三十年。」你就想想看，人家那個定功，他的成就不是偶然的。下山這是被人請下去，請轉法輪。請下去之後他在一個地方教學，他也不到處走，所以那個道場就變成聖地。在一個地方講經，講十年、講二十年、講三十年，這還得了嗎？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。從前出家人求學很辛苦，沒有交通工具要走路，還得背著行李，要走多少天去朝山，跟一個老師學習。宗派裡面主修的經典，一定是講很多遍的，絕不是一遍。這是從前，佛法興旺的時候大家懂得，懂得請佛住世；現在人不懂，也沒有人請轉法輪，請轉法輪是請講經教學。現在是請法師超度，請法師做法會，沒有請法師講經教學的，往後就更少，愈來愈少了。所以現在真正學佛明理的人，你們要帶頭，你們不帶頭佛法就滅掉，好法師要請他住在一個地方。

我這一次回到台灣，也沒有想到住了八個月，原是治牙齒，嚴重牙周病，現在牙齒總算是做好了。我回到我當年出家那個小廟，台北圓山臨濟寺，我是他們請我回去的，有個老居士九十多歲，從前我們常在一起，現在的方丈和尚跟我年齡差不多。我去的時候看到就這麼兩個老人，其他的面孔都很生疏，都不認識。五十一年前我在這個道場出家，那個時候主持是個老和尚，不同意我學經教，給我講過好幾次，希望我跟大家一樣，做經懺佛事，學做法會。我跟老法師說「我不是為這個出家的，我是為羨慕佛教的經典，我為這個出家的。」所以到最後，他說「那你跟我們大眾學的不一樣，你另外去找地方」，我就離開。這一次回去，我跟兩個老人我們在

一起談到這些事情，我說如果那個時候老和尚要能夠留我、照顧我，讓我在廟裡面講經，給我一個小小的講堂，我在這個廟裡講五十年還得了！這個道場就變成台灣第一道場。我很願意住在一個地方，對古人住一個山，不下山，我非常羨慕，講經在一個地方講多好，不願意到處跑。實在是沒有這個福報，住在一個山上，幾十年不下山，那是福報。我沒有這個福報，哪裡都沒有辦法久住，每到一個地方，我心裡想：我能不能在這裡永久住下去？結果都是事與願違，都有障緣，不得不到處跑，不是喜歡跑，沒有法子，不得已。有的時候想一想，老師釋迦牟尼佛做了樣子給我看，他一生到處跑沒有地方住，所以逼著我只好學釋迦牟尼佛。

所以一個地方是決定正確，你看我們中國大乘八個宗，所謂祖庭，什麼叫祖庭？以前開山的祖師就這一個地方，他一生沒有離開這個地方，往生之後他墳墓還在廟裡頭。我們到大陸，看幾個祖師的道場，看到都有墳墓，我們磕頭禮拜，心裡無限的嚮往。這是什麼？這是對佛教產生很大的影響。我們這個到處走，那就從前李老師講的，個人有成就，但是對於整個佛教來講影響不大，產生不了影響力；如果你住在一個地方，那對佛教就產生很大的影響力。這個事情我不是不懂，我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很希望有這麼一個緣分，沒有！以後確實，你看是韓館長對我的幫助，我們辦了一個華藏佛教圖書館，視聽圖書館，她幫助我三十年真不容易。要沒有她幫助，我大概早就還俗，沒有法子，出家就去跟大家一樣，不能走講經的路子，所以很可能就還俗。她的護持，我還保持著身分，我講經二十年才有一個小道場，那個小道場大概就是我們攝影棚這麼大，就這麼一個小地方。我們很滿意，天天在那裡講經，如果幾十年講下來，那也很有意思。可是我在那個地方，好像是十幾年，我們有那個道場之後十幾年，十三年，韓館長往生，她一走了，護持的人



沒有了，我又要離開，又要到處流浪。要不然那一個小道場也會變成聖地，能夠在這個小道場裡面講五十年，還得了！

所以這都是緣分，緣分是與眾生福德有關係。為什麼會沒有這個緣分？佛菩薩沒有保佑，我們都求佛菩薩，可是佛菩薩還是讓我到處亂走、到處奔波。所以這是我們了解，真正修學一個道場。你看我們非常羨慕廬山，這東晉時代慧遠大師，我們淨土宗第一個祖師，他在那個地方建了一個念佛堂，東林念佛堂，集合一百二十三個志同道合都是念佛人，就在這個地方念佛求往生，不下山。他這個道場外面有一條小溪，那個小溪就是界線，客人來訪問，來看老法師，老法師送客就送到小溪邊上，幾十年不下山。有一次送客的時候談話忘掉，過了小溪，所以傳為佳話，叫「虎溪三笑」。一個陸道長，還有一個是陶淵明，陶淵明是儒家，你看道，慧遠大師是佛，儒釋道，這三個人代表的儒釋道，談得很歡喜不知不覺過了小溪，所以後人叫虎溪三笑。這就是成就，對自己的成就，對於佛法的成就，一定要這樣做法。所以希望以後真正的護法，你們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不要請法師這裡跑、那裡跑，心沒有那個定功，心就跑散了，緣太多對他沒有好處。要叫他在一個地方，只聞來學，歡迎大家來參學；未聞往教，沒有聽說到別地方教學，不可以，這是尊師重道。別的地方想要佛法怎麼辦？你們當地的或者是法師，或者是居士來學，學成之後回去教，這就對了，等於說是給你們當地培養師資，你們可以教學。教學成功一定是你那邊也建一個道場，他學會了回去，在這一個道場也要用幾十年的功夫，肯定那個地方又出了一個祖師，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無論是在家、出家都一樣，在家是居士的身分也能主持道場，我的老師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就是在家的，他是居士身分，他在台中做了榜樣給我們看，在台中教學三十八年。台中就是兩個道場，一個蓮社，一個慈光圖書館，這兩個

機構都是他創辦的，蓮社專修淨土，慈光圖書館弘揚大乘，這是他給我們做的好榜樣。

佛門跟世法也有相通的地方，在世間我們的老祖宗常常告訴我們說，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。這個後不是說你的兒女子孫多，不是這個意思；是你子孫裡面有沒有人才，能夠繼承你的家道、繼承你的家學、繼承你的家業，要有這樣的人這叫有後。子孫再多沒有人繼承，那你就衰敗了。所以過去這些祖師大德這一個道場，他圓寂之後一定有第二代，代代相傳，他傳給他的弟子。他的弟子很多，哪一個能傳法的，這叫法子，所以佛門裡面最尊貴的是法子。剃度的老師沒有關係，那是接引你入門的，所以說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」。受戒的法師也沒有關係，他只是來給你做受戒儀式，那個戒律你能不能持是你自己事情。所以傳法這個法師，你接受他的教誨，這個法師重要，在佛門稱為法子。我學法，我傳法的和尚就是李炳南老居士，我是他的法子，這是在家居士傳給我的。他的法呢？他的法真的是和尚傳給他的，印光大師傳給他，所以他傳給我的。這是講傳承這個重要。

所以這個法子怎麼培養的？法師不能不講經。李老師在台中，一個星期講一次經、講一次儒，他是儒跟佛同時並進，星期五講儒學，星期三講佛經。他的時間是固定的，風雨無阻，所以也不要通知，大家曉得星期三到慈光圖書館聽經，星期五到台中蓮社去聽古文、聽《四書》，他講這個東西，所以每個星期固定的兩堂課。我們這些學生，學生要練習講經也是兩個道場，有一個靈山寺，一個台中蓮社，男眾練習講經在靈山寺，女眾練習講經在蓮社，蓮社是星期六，靈山寺是星期天，我們有實習的道場，學了之後要上台去表演去的。實在講因為實習的時間太少，所以進步非常緩慢，諺語也說得很好，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」，我們一個星期只學一次，

只上一次台，所以就容易懈怠，沒有辦法勇猛精進。如果說是讓我們天天上台，那我們就很緊張，打妄想的時間都沒有了，這是個好辦法，要逼著你天天上台。所以我在那裡學，我居士身分去學習的時候，是一年三個月，十五個月，十五個月我學了十三部小部經，這是基礎的，出家了。

出家之後我教佛學院，我就出去講經了，所以我一出家就開始講經、開始教學。一個星期兩堂課，這嫌少了，空閒的時間太多了會懈怠，怎麼辦？這也是在台中學的，不是大場面講經，到人家裡去講經，認識的居士多，星期一我到張三家去講，星期二我到李四家去講，我把一個星期都排滿，我天天去講。可以講一樣的，那是不同的聽眾，所以一部經就可以講好幾遍。講好幾遍天天講，天天讀誦，天天學習，不讓自己閒下來，這才能學得成。也很有緣分，我講了大家都喜歡聽，所以講了一段時間之後同修們就講，聽經人愈來愈多，有二、三十個人，二、三十個人人家客廳沒那麼大怎麼辦？就租，租一個房子做講堂，或者借別人的辦公室，居士的辦公室，用這種方式我們也搞了好幾年。所以講堂不確定，因為租的時候，他頂多租你兩個月、三個月，你又要換地方。所以我們是流動的方式，但是什麼？講經沒中斷。這樣的方式也過了十幾年我們才有一個圖書館，這都是韓館長幫助我的，相當不容易。這個緣分也非常之特殊，我想過去沒有，未來可能也不會有，這樣這麼一個特殊的因緣，我講經才沒有中止，這才會有成就。

我自己的經驗，如果長時間的休息，譬如半年不講經，人就退轉，大幅度退轉，你再想講不容易。這個東西得天天幹，一天都不能放鬆，這是真正學教、真正學講經的，不可以不知道。能不能成就不是別人督促，我相信自古以來，真正成功的人，都不是人督促出來的，自動自發，你自己不肯用功那沒有辦法。所以方向跟目標

要確定，確定之後就向著這個方向、這個目標精進不懈，沒有不成功的。這樣的學習可以得到法喜，像孔子所說的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這裡頭有快樂、有喜悅。所以我們真正體會到，喜悅從哪裡來？從學習當中得來的。學，習是你把所學的落實到生活、落實到工作、落實到待人接物，不生煩惱生智慧，這怎麼不歡喜！佛法裡面講「常生歡喜心，法喜充滿」，這是什麼？這是一個動力它推動你。你為什麼會勇猛精進？為什麼會不懈怠？那個歡喜心推動你。世間人推動的力量是名利，他沒有名利他就不幹了。所以真正做學問的人、修道的人，他那個動力是法喜，這裡頭有樂趣，你真正契入進去之後，就是無量的歡喜。

所以我們明瞭，然後明瞭怎樣護持年輕人，護持初學，不讓他退轉，這是無比殊勝的功德。在過去護法都是老和尚，所以沒有問題；現在老和尚沒有了，居士如果不懂的話，那佛法真的會走上絕滅的邊緣，所以不可以不懂得佛法。護持年輕的法師要有節制，要讓他吃一點苦頭，不要認為我這樣子對待他，對不起，不慈悲，那你就錯了；他要不吃苦頭，他不能成就。如果說一點苦頭都不願意吃，隨他去吧！為什麼？不會成就。真正有人幫助他，再苦他都會熬過去，為什麼？他會成就，他常常有法喜，不在乎物質的受用，這個你一定要懂得。你要給他過富裕的生活就完了，你就害死他了，那你不是佛菩薩護持，你是魔王來護持，肯定他走上邪道。所以要記住，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師」，出門坐公共巴士就可以了，出門要坐計程車不可以，你要買個車供養他，那更糟糕。買個房子做精舍供養他，就又把他送回家去，他本來出了家，他沒家，現在你搞個房子，把他拉回來就又回家去，你做得很殘忍。到以後，死了之後墮阿鼻地獄，你還不知道什麼原因墮落的。你把這個出家人，人家明明是好人，你把他害了墮落，你說你有沒有罪過？這些道理

不可以不懂。幹這種事情的人真多，真不少，我現在說出這些話，我也不怕得罪人，我已經八十四歲，快要走了，所以沒有忌諱，應當把真話說出來告訴大家。

弘護是一體，弘法人才有沒有、能不能有弘法人才出來全靠護法。我這一生，如果要是沒有遇到韓館長，老師是指路，我這幾個老師好，指我的路很正確，可是那個走路很辛苦，障礙重重，要是沒有人幫助你，路走不下去。韓館長幫助我走出這條路，也吃盡了苦頭，她們家不富裕，路走得很辛苦，終於是走出來。所以這是我們這麼多年來有經驗，知道這條路不好走。知道年輕人，幾個人真正能把名利放下，真正能夠不貪圖財色名食睡的享受？真有這種人，我說那是菩薩再來，那不是凡人；凡人這個關通不過，你怎麼護持？那要怎樣幫助年輕人？經教一天都不能夠捨棄，沒有人聽的時候，沒有人聽，請他講給我聽，我一個人做聽眾，天天給我講兩個小時，他就會精進，他就不會懈怠。

所以我曾經在新加坡住的那段時期，我們辦了一個弘法人才培訓班，一期三個月，專門教講經。第一屆九個學生，第二屆十幾個，人不多，多了什麼？多了我們教不好。所以教學生不能超過十個人，全心貫注。我教他們就是李老師教我的方法，複講，我是天天講經，你們天天學，學了之後上台講給我聽，所以他們就緊張了。所以這學生不要去管他，為什麼？他明天上台，他要不努力的話，他明天下不了台。而且同學還有好幾個，總不能講得比別人差，所以學生可以不要管，他自己會管自己。如果上台講得不好，或者是講的犯了很多錯誤，他不能改正過來，就請他回去，我們就不收。個個都非常用功，三個月畢業的時候他們寫報告，寫感想，感到過去在佛學院念了三年、四年，都沒有這三個月收穫多。我們無需要管他，他自己會管好自己。所以這方法最好，你講給我聽，我當你

的聽眾。

「善知識將欲入滅」，這就是我剛才給諸位講的，李老師年歲大，我們一班同學想方法把他留住，請他講一部大經。實在說老師在台中，沒有能夠把工作完全放下，完全放下他就沒有生活來源。他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祕書，是中興大學的教授，還有一個醫藥大學的教授，他兩個學校兼教授，還有一些其他的這些事情，所以他很忙碌。跟他見面一定在一個星期之前約定，否則的話，你臨時找不到他，他的時間都排好了，很忙碌！一個人做至少五個人的工作量，我們不能不佩服他。他心裡不專，要專一什麼事都沒有，專門講經，天天講經，那我們的成就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。你看我們去跟他學經，一個星期才一次，才一堂課，兩個小時還一個小時閩南語的翻譯，實際上一個星期一個小時，一年五十個小時，真的是太少。我們在這種環境裡面學習出來，也相當不容易，要有很大的耐心。有很多年輕人我介紹去聽李老師的，學了一個月之後他走了，他說學不到東西。那要學到要住多少年？這人家不願意來學。所以這些統統要估計到，真正辦學校，密集的教學才能夠把人培養出來。我們現在也準備建一個學校，學校的寺院，這個寺院沒有經懺佛事、沒有法會，專門教學，希望來培養師資，把「請轉法輪，請佛住世」這兩願落實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到此地。